福煦路同孚路角　電話三五九五〇
永昌首飾商店
高價專收
大小鑽石　紅寶　藍寶　翡翠　押髮，板指　帽正，翎管
珍珠・金表・赤金・
古玩・銀器・洋金・
代贖當票押款・平沽原當首飾

虎標頭痛粉
提神養腦
驅風散邪
頭痛牙痛
即服即止
各藥房煙兑雜貨店均售

保康
一藥兩用
[illegible]
比內服見效快
絕不起副作用
無服藥之[illegible]
用法簡單便利
兼注射之痛苦
絕對安全可靠
上海・信孚化學製藥廠

每瓶五角　優料一元買一送一
補腎強精丸
補力偉大　九牛二虎　當日見效
[illegible]

趙南石治咳丸
●傷風咳嗽・哮喘・越是危險・越是靈驗・越是有效
●肺癆咯血・[illegible]
[illegible]
●電話九五三三四●

兩個報童

天下着雨，望平的冷冷清清地只有幾個行人，小三冒着雨，把剩下的五六份日報裹在他的破棉襖裏，一面迫緊喉嚨裝出老槍似的聲音：「阿要看到老申報，新聞報，大美報……」雨點不住地從他的鼻頂間滴下來，他從中西大藥房當朧的玻櫥櫃外紅看到掛在壁上的時辰鐘，聊，三點半，他吃了一驚，暗想，這幾張報穩是賣不脫了。

「昨天，剩兩張老申報，一張大美報，倒還到手二角錢，今天……」小三子暗暗地計算着，「今天可性命交關，媽的，囘家去又得咬大餅……」

「年頭兒過日腳可真不容易，小三子想到一年半以前的過去，那時候三子的爸爸在香烟廠當門房，一個月終可掙他媽的三四十塊，一家過得蠻好望好的，偏偏又來了個八一三，爹當兵當到陰司裏去，丟下了三子跟他的媽媽。

他又想起昨天咬有因為人講當夜飯，媽邊曉邊打噎，他那時祇怪他自已太不掙氣，他想，岳老爺小時候如何能幹，還有，十二歲拜相，不知是那一個小赤佬，我小三子今年十四歲，終得掙錢養活媽媽！

這樣想着時，他像受了一番鼓勵，穿過了馬路中心，唱又提高着他那老槍似的喉嚨。

「阿要看到老申報，新聞報，大美報……」

對青從世界書局出來一批青年男女，學生打扮，男的穿着筆挺的西裝，像是教會學堂裏的大學生。

「喂！賣報的……」男的喊着小三了。

小三子聽得有人在喊「買報」，心裏一高興，腳底一滑，傾倒在泥濘的行人道上。

等到他用力爬起身來，對過跑來另一個報童，把一份老申報送到西裝少年的手中，小三子一看是鄰居的小[illegible]，氣得冒出火來。

「小六子，你不夠朋友」，他抓住了六子的領口：「咱小三子窮鈴×你的祖宗」「××你的親媽媽」。兩個子獸打作一團。

西裝少年看不慣這樣野蠻的舉動，他在想：「此不窮孩子大概不齊始講理，於是「哼」的冷笑了一聲，把一份申報丟在地上，傲然揚長而去。

這一來，小三子倒木然了，六子是他的朋友，他家的環境比三子更不如，昨天六子竟報折了本，他知道他們一家就活活地挨一頓餓。

六子給地報，報面上滿是一團團的泥漿，他後悔不該搶三子的生意，弄得大家都落了空。

「小三子」，他搭在三子的肩膀上；「兄弟錯了」！

「不，六子」三子感動地說；「還不能怪你，我知道昨天餓了一頓」！雨依舊在下着，遠遠傳來了一陣買「大美夜報」的呼……

（聖徒）

反映大衆現實生活，談務求實際，切作容，地公開，文貢白負！來稿註明姓名地址。

每日話匣

滄洛・戍君
圃青・俞揚

上海的舞女・起來！

歌女在中國人的眼光中是最卑微的女人、然而抗戰以來，這女人中最卑微的一羣也居然激出烈烈轟轟的最光榮的事情來。

最近，香港歌女舉行了一次「義唱」運動，將賣唱所得錢，完全獻給政府，這告訴我們：不僅男人能救國，女人也能救國，不僅高尚的女人能救國，卑微的女人也能救國・

香港的歌女，已經在這次義唱運動中，表現出她們對於國家的無上的忠忱，和勇敢的精神。

那麼上海舞女怎樣表現你們自己呢！

上海舞女是大上海職業婦女中人數最多，勢力最大的一羣，我們不應該落在香港姊妹的後面，讓她們「專美於前」。

上海的舞國姊妹們，動員起來，我們也來一個更大，更大的「義唱」運動，讓我們的歌聲，為了我危的祖國，唱罷！唱罷！這是民族唯一的救國的武器，我們要好好地利用牠，使牠也能担負起抗戰建國的一部的使命・我們要在這一次義唱運動中比香港歌女表現出更偉大的成績來。

上海的舞女們・動員起來！

「社會相」再度與讀者告別

本刊這次的復刊，是接受了許多讀者的盛情，要求繼續刊行，所以編者在求學之餘，仍抽出一部份的時間，來彙編這讀者捨不能分離的「社會相」。

可是自復刊以來，無論在精神上與時間上，仍感難以兼顧，因此再與讀者告別！

（編者）

鶴鳴鞋帽商店
用料無靡次之弊！
做工有獨到之處！
地址黃金大戲院對面
電話八三五三七
N.—103

桃李爭春

小春

·八七·

小女伶的魔力

自晴霞的信上，帶給了我這個「決定試驗」的消息後，我從此把這件事緊在心頭，希望她早日實現，但，在事實上，晴霞還未離開了家，怎麼談得到素舉呢！於是我又希望着晴霞爸爸的早日有信給我，我就好替她進行報名手續。這樣錯綜複雜的意念，日常在我的腦間週旋，影響到我的態度也有些失却常態，我自己每天是不會覺得的，惟有幾個每天見面的友人，看我神思失常，却會來問我，說：「你近來怎麼更加沉默了！好像有很大的心事，在思慮些甚麼事？你能告訴給我們聽嗎？」

我怎麼能告訴他們聽呢，只好答復他們一個戲笑，實在，這一個故事，說起來也太長了！這是一部有半年時間而又情形複雜的戀愛史詩哪！

富於情感的友人們，對於我的性情突變、都表示非常關切，每到晚上，我總是被他們邀請：「老金！我們同上戲院去聽戲，別老是像娘兒們一樣」！或是：「我們到外邊去走走，打麻將去好嗎？玩窖了去好嘛」？他們很歡喜活動，工作時工作，遊戲時遊戲，都以為這是紀律化的生活，並沒有錯誤・

他們每天晚上都　樣的邀請我，我除了友情的誠意，自然也得接受了他們的邀意，我所標定的上場，是去觀京劇。我對於京劇的藝術，根不冬有些研究，青鬧看到嬪魔着K城大靈年很人的那位女洽，也會野得和行與趣，她那秀臘的扮相的那嬛活的眼波，以及演腕天狀喉，我確乎也有些盤若主仙之概。有時竟會不由自上地附和着嗎彩的覷來也喝啊」聲：「嚀：：嚀：：好「裏！那位女伶，作這戲雅的彩，得懸第一，戲院門新塊角牌樓上，正中擬高的一三園了就是她，「李當芳」當燈大金字，四攤選用五色　園綴着、

勤繹的的友戲獨人，擬個的到邁兒招第三去呼四夜看同天去了去晚看，，上了成也，李爲會我舞新自未芳

華戲院的老主顧・富戲院的入座奈並不覆，小銀角在是，彼可坐花樓的座位，但人我們是幹黨務的，黨部的祭傳看戲，在K戲中可以無一入座，員不是「決有明文因，而是黨部的權威十在，的爲經當戲院是要黨部批准部，每天的戲目，也要由黨審寄在的，因爲有價幾極利，關係，操在黨部的權威下，所以黨部中出來的人看戲，就可捉胸凸壯，無視闊步地進去，好像不知道戲院中有這一囘事・

李雪芳內電力的促使我看劇成癖，戲院子利「寬大一，給我很大的便芳，假使晚上不去一看李彈件的姿容，就好像失去了一一實物似的很實乏味，着至委吃過晚飯，李雪芳的媚人・旗，就會映現在我的腦部×

·文化人之五路軍

神聖偉大之民族戰開始後，政府不僅動員舉國之武力，凡亦維網全國文化人，作前後方作發揚抗戰，宣傳救亡之政治工作，上海一鬪，素爲中國文化之中心樞組，所有文藝作家專家，幾全部集中於此，至烈瀛戰事堡發後，始分道揚鑣，各奔前程，向各戰區都市，參加抗戰活動，一年半來，文化戰士所予政府之助力貢獻，功實匪小，若以地區分別之，則若嚮服務所作，約分爲五路：第一路爲陝北區，即八路軍之根據地，自盧案發生後，國內名文學家作家之投奔延安者，踵趾相接，如丁玲，田軍，蕭軍，徐懋肅，孟十還等，現皆成紅軍之政治要人，第二路爲桂林區　叢即屬於軍委會總政治部第三廳郭沫若領導之下者，其大本營本在武漢，三鎮放棄後，遷至長沙，最近復由長沙遷桂林，此一路人才放盛，實力最雄厚，有名作家，有名報人，有名導演，有名劇人，如一幟，最近以中劇電影製片廠之設港分廠，第三路爲香港，港地文化界，爸早熱開氣聚，至第五路則爲新四軍區，叢當西北西南交通斷阻之後，有不少文化戰士，改投新四軍去，其間多無名作家，青年文

七，作屯溪新四軍總政治部中，收羅之文化戰士達數千人，皆富有朝氣，赤誠愛國，具有光明遠大之前程也。

（允平）

脂粉戀城

張紛刻譔

第四囘　承恩不作貌金屋藏嬌　就教忽移尊紅氍執拳（八五）

每月的開銷，足足抵得過普通經紀人家，養老養小，舒舒服服用判一年半戲之久還不止，真教人然了哲項仲出來縮不進去呢！可是，各又要沒囘來了，同是一種行業，也有幾等幾樣的分別，這就叫做「兩人各做」，須知各人的做品間然不同，身份也大有高下之分呀！這很個不是吹牛皮，恐怕全上海論百家長三，青實・演我試樣的氣派，約，是濟面前價敢說不容易再等出第二家吧・就是清和坊內實珠家，難則見出名的老鬧子，獨家撐着門口，但是成天的合火秋烟，們前雖得看一有什麼車兒馬兒有例着，滿眼甜是一派破落鄉神的荒涼情形；單罪人兩個三四等的鬧人給她抱腰，究倒撐下出什臺市面。如果和我這邊好了興旺，燈火通明，粉夜笑歌嘖嘖，牌響嚮亮內樣兒比一比，就不天說咧！」她說話時，粉頸挺得硬硬的，兩眼直生在額角上，大有背也之不誰我獨籌的神氣；言外之意，滿直登得名喉朝對內四大命難，內都是浪的浮名，夠不上給氣給輪支！對方聽後・雖然有些待信不信得，「「尤其是那些小姊妹淌・被亦同行必拓，兒她目中無人，狂妄伯不成個人樣子，心裏本就有站不顏意，又聽她講大道似的滿口牛伯，却把別人褒貶得一個大錢也不值，種種地方太嫌過火，

為國辛勞的：王造時

·黃華·

你假如不健忘的話，那麼一聽到或一看見這個名字之後，就會記起：這是「七君子」中的一個「君子」啊！他曾做過大學教授、然他也會做尚監獄爽因此，他的一生經應，誰身不得一為為烈然一，但要是與一般對國事毫不關心的人民比較起來，司有天璣之別了。

他自北平清華大學畢業後，即上美國留學，當時他在美國的成績並不壞，並曾一度得過獎學金，及回國時，便然然成了一位美國威斯康新大學政治學博士了。「然他後來父曾在之加哥大學及英倫敦大學爲研究員」。便歷任光華大學文學院院長等職・

二十五年冬，因爲救國事曾被禁入獄，在次年八一三之前才得出獄・到八一三遇戰一果發之後，他便爲喚起國人團結選海而冷了很多內救亡工作，如參加當時潘公展主辦的「文化救亡協會」，並組織「上海教育界救亡協會」等，不久，教育界救亡協會在半途中止了，於是地也就偕同彭文應等東往上江西去了。

同學肥得他在清華就讀時，在運動也是挺出風頭的，如五四表，，他也是清的代表劇的代又我五三運動，蕪北半各段期，至任過一邀來在擬曾」代表之一今呢？他又後我編參教員上辦了。聽擊現是地並在江西的想着一行攻將在學院「，由量呢來，他的兩部，對未可很！諸